



[联邦德国] S·伦茨 著 梁定祥 杨小娟 译

激流中的人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1578.4
10
1

激流中的人

DER MANN IM STORM

81.1
1078



女子学院 0059684

封面设计：王 汀

责任编辑：郑美宝

激流中的人

〔联邦德国〕S·伦茨 著

梁定祥 杨小娟 译

•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40毫米32开本 6.625印张 1插图 97,000字

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—5,850册

书号10111·1542

定价1.25元

[联邦德国] S·伦茨 著

梁定祥 杨小娟 译

在这个漆黑的夜里，他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江边的沙滩上，支撑在地上的手托着头，专注的目光随着江水移动。滔滔的江水浑浊、湍急。江里没有漩涡，也没有暗礁。江水一泻而过。

这时，对岸的灯光吸引了男孩，他的目光飞往对岸，遥望着那些晃动和摇曳的灯光。这片星星点点的灯群交相辉映、错落生光。一些绿色和黄色的灯光^①，在漆黑的夜幕里缓慢而平稳地移动着。后来，他看见一个由灯光组成的三角形离开对岸，离开城市那熠熠生辉、似乎照射到天空上的光芒，转向江心去了。

这个三角形就是那艘旧渡船的交通 安全

① 这些绿色、黄色的灯是指轮船上的交通灯。

——译者注

灯。旧渡船正徐徐地向着男孩这边开来。旧渡船没有发出马达声，它缓慢而顽强地在江面上冲破黑夜朝这边驶来。男孩注视着渡船。他仍然躺在柔软的沙滩上。沙滩散发着寒气。

他等候着旧渡船在栈桥旁停泊。他静静地看着：船员把那些沉重的马尼拉大缆从船弦抛到系船桩上。最后缆索紧绷了几下，旧渡船便稳当地靠岸了。旧渡船与栈桥之间发出阵阵嘎嘎作响的磨擦声。

一个男人从旧渡船里走了出来。他颇长、清瘦，穿着一件旧皮上衣、一条棉布裤和一双钉上鞋钉的长统靴子。他踏上跳板，走下栈桥，然后沿着堤岸的小路，拐向座落在沙丘上的那所旧房子。男孩看见他走上小路，便立刻认出他了。男孩爬起来，跑向沙丘的背坡。当那男人走到小工棚的时候，男孩已经站在昏黑的房子里了。他从窗口往外望，隐约看见那男人在小工棚那儿呆了一会儿。在黑暗中他只能模糊辨认出那男人的上身。那男人呆呆地在那里站着，转过头去看了看码头。旧渡船早已离开码头，斜斜地逆着水流，艰难地驶回对岸。

这是一所狭窄、低矮的房子，由于时日久远而变得陈旧和灰暗。它孤零零地站立在沙丘

上。这所房子由一堵残缺不全的篱笆围着。篱笆没有围到房子的背后，房子后面是一片不大的空地。那里经常刮风吹沙。距离房子背后不远的地方便是工棚。工棚里堆放着木材和旧船的破料。从房子背后的一道门也可以到工棚去。

男孩等候着那男人从暗处走出来，看着他朝房子这边迈步。当男孩听到长统皮靴在石板走廊上的响声时，他就赶忙走进房间，跳上床铺，钻进被窝里。他蜷缩着身子，只露出那张幼稚、纯真的脸和那头金黄色的短发。他那握紧拳头的双手贴近身体。电灯亮了，他侧转身，将棉被往上拉，棉被便盖过他的头顶了。他透过棉被的一条窄窄的缝隙偷看那男人的动静。他看见那男人脱下皮上衣，挂在钩子上。接着，那男人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叠证件。他把那些白色的、蓝色的证件摊开在手上，逐张逐件地检查。当他找到那个蓝本子后，就把其它的证件塞回口袋里去。他慢慢走近窗口，搬起一张踏脚板凳，放在一个用油布盖着的箱子前。他坐下来，将蓝色的潜水员证放在箱子上，开始低声读证件上的各项登记内容。他脸上毫无表情。这时，房间里鸦雀无声。当他将证件上所有的项目都看过一遍后，便又翻

回到第一页。他用手把潜水员证摊开、压平，让它平放在自己的面前。随后，他站了起来，从镜台上拿了一片剃须刀片，从厨房的桌子上取来了墨水，还拿了一把小刀、一块木头。他把所有的东西统统放在箱子上。

男孩把棉被和床铺之间的缝隙撑大。这样，他就清清楚楚地看到那男人把刀片嵌在木块里，只露出刀口，并小心翼翼地开始用那刀口刮证件。他的手不停地动着，一种微弱的声音唰唰地响。刀片来回地刮着，有时那男人也把刮出来的纸屑碎末吹下地去。他的头俯得很低。他那瘦削的颈背、稀疏的头发以及拿着木块的粗糙的双手，都使他显得苍老相。男孩想：他以往从来没有象现在显得这样老相。他的脖子起皱了、背驼了，他全身的各部位都变得衰老了。

刀片利索地刮着证件。潜水员证的纸张是战前出产的优质光纸。这种光纸几乎不打结、不起毛。刀片尖小心翼翼地对准一个数目字不停地刮着。这个数目字很快便消失了。刀片尖又移向另外一个数目字。那男人压了一下刀片，刀尖就吃进纸去了。在他的手下，刀片刮得飞快，而且干脆有力。刀片唰唰唰地响了

几下，第二个数目字也变得无影无踪了。四个数目字现在就只剩下两个了。这两个数字就是出生年份的头两个数目字。那男人吹去纸屑碎末，用手背扫干净刮过的地方。他把潜水员证挪至灯下，举到眼前，仔细地端详了一番。刚才刮过的地方不算很完美，还留下了一些痕迹，但他不焦急。他把证件放回箱子上，拿起一把小刀。这是一把锋利的宽口刀。他用手指按着刀刃，猛力压在刚才刮过的地方，这样接连压了几次，然后顺着一个方向，用刀背平平地扫掉那些残留的刮痕。最后，他站起来用刀背使劲压住证件。所有的刮痕都消失了。他把潜水员证留在原处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半截香烟点燃，坐回到板凳上。他一边抽烟，一边目不转睛地瞅着那少了两位数的出生年份。

蓦地，他捏灭了香烟，把烟蒂扔掉。他拿来墨水、蘸水笔和一张白纸，聚精会神地凝视了一会潜水员证，然后他开始在上面写数目字。他把白纸一会儿放在证件的下方，一会儿放在证件的旁边，很吃力地模仿着证件上的字体。最后，他把白纸推开，直接在证件上写下两个数目字。他又一次在这个世界诞生了。

一直等到墨水干了，欣里希才在棉布裤上

揩净双手，将小刀、刀片、墨水等统统拿走。他拿着潜水员证，过了很久才仔细地把它压到窗玻璃那里。

那男孩在被窝里蠕动了一下，用手指不断地把棉被顶高，想把缝隙撑大。棉被却突然从他身上滑到地板去，他变得无遮无盖地躺在床铺上。那男人不捡棉被，直挺挺地站在床边，眼睛紧紧地盯着男孩，盯着他那穿着长裤的双腿，盯着那身躯，盯着那准备防卫而举起的双手。他弯下腰，掰开男孩的手，在床边坐下，抓住那男孩两只瘦弱的手腕。他说：

“为什么还不睡觉？”

那男孩没有吭声，只是呆呆地瞧着他。

“说呀。”那男人又说了一声。

“我在栈桥旁边等你。”男孩终于开腔了。

那男人松开孩子的手腕，站了起来。他捡起棉被，盖在男孩的身上，说：

“蒂姆，你应该多睡点，你还是小孩子。”他们相互凝视了好一会儿。两人的眼睛都流露出平静和期待的目光。霎时，那男人转睛一想，心中产生了猜疑。他觉得刚才的事有人在场看到了。

“蒂姆，刚才的事你看见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爸爸，”男孩回答，“我看见了。”

“这些事你不懂。”那男人说，“这不是你们小孩的事，明白吗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蒂姆，你不要跟任何人谈起这件事，连你姐姐也不要说。伦娜不必知道这些事。你答应我吗？”

“我答应你，我不告诉别人。”男孩回答。

“唔，”那男人说，“你拿我的潜水员证去看看。”

蒂姆犹豫不决。

“去呀。”那男人命令道。

男孩服从了。他把潜水员证拿到手中，可是手指在颤抖。他不知所措。他想把证件放在枕头上，但那男人坚持要他看。

“翻开它呀。”那男人说。

蒂姆翻开了证件，但目光并没落在证件上。

“看见什么啦？”

蒂姆诚惶诚恐地瞥了一下证件，目光充满了犹疑和害怕。一会儿，他对着那男人摇了摇头。

“你要仔细地看呀，”男人说，“认真看看能找出些什么来，不要匆匆忙忙的。”

“你的照片。”男孩说。他很快指着那张旧的、打有水印的照片。照片上是一位中年男子。他笑容可掬、两颊圆润、神采奕奕。这些都显示出他体魄健壮、营养良好。

“对，”那男人说，“这是我的照片，你看见过的。一张蛮好的照片，是吗？这是十八年前拍的。你不要只看照片，你应该清楚，对我们俩来说什么是重要的。你晓得我叫你找啥东西。”

“刮过，”男孩说，“你用剃须刀片刮过。”

“哪里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蒂姆回答。

“那你再找找，孩子，把刮过的地方给我指出来。仔细地看，就象其他人那样看。告诉我，别人会不会认出来。”

蒂姆把潜水员证举到电灯光线最强的地方。他看了看出生年份中的新数目字，发现剃须刀片就在这里刮过，但他很精灵。他装出挺费劲，勉强才找出刮过的地方。最后他指着那个新的数字说：

“这里。”

“对，”那男人说，“就是这里。你说他们会发现吗？”

“很难辨认出来的。”男孩说，“预先不知道，

就不容易发现。”

“谢谢上帝。”那男人说，“蒂姆，是我把出生的年份改啦，改晚了几年，我就变得年轻了。这样，也许他们肯给我工作干。”

“你这次又找不到工作啦？”

“是的，孩子，又白跑了一趟。其实，他们现在到处人手不够。但是他们只愿雇用一些年青的工人。他们可以少付工钱给年青工人，这是主要的。如果聘请一个老工人，他们就要多付工钱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没把握，不晓得一个老工人在他们的公司里还能支撑多久。聘请老工人得冒很多风险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不合算的。蒂姆，你是不能理解我们这些老家伙的心情的。假如一个人被当成废铁那样扔掉，这种苦楚，你是想象不出来的。他们表面上对你客客气气，但当你一踏进门，他们就显得匆匆忙忙，但是又不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最初，他们把你差来遣去。他们很懂得讲礼貌，例如请你坐呀；还装出一副样子：他们要为你干许多事，给你带来巨大的希望。你只能在各式各样的椅子上坐着，但你不能开口讲话，因为他们对你很客气。当你实在受不了，终于要开口讲点什么，这时，你才明白：你已经被

解雇了。客气的守门人会目送你离开工厂的大门。更令人恼火的是，你会不止一次地感觉到：他们在不停地估量你的价值，但是绝对不会承认你的身价比废铁高。至于干潜水工这行当，要知道，沉船的残骸埋在海底深处的淤泥里，所以打捞沉船绝非一份好差事。还有，假如他们不雇用你，请你走，也是出于好意和照顾，因为他们觉得你没能力去完成工作。恰恰对一个潜水工的要求又很高。这行当弄得不好会使一个人完蛋的。他们很诡诈，从权威的专家那里打听到：潜水工一到五十岁，血液中就含有过量的氮气。如果继续让他下水作业，这无疑是一种冒险行为。

但是我不放弃，我不能放弃呀！我们一家人，特别是伦娜和你都需要钱用。所以孩子，我打算去另一家公司碰碰运气。在东海岸那一带，他们认识我；可在城里就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底细。我会弄到工作的，蒂姆。”

“爸爸，他们看不出痕迹来的。事先不清楚，谁也看不出破绽。”

他们听见轻轻的脚步声，便停止了说话，朝门口望去。一会儿，门打开了，伦娜走了进来。她脸色苍白，颧骨高突，长着一头浓密的黑

发。伦娜今年十九岁，现在正怀孕。她站在门边，看了看那男人和蒂姆，黑眼睛里充满期望。他们俩都不出声，伦娜说：

“我已经睡着啦。刚才我作梦，梦见有人来。后来我醒了，听见你们在谈话，我就下楼了。爸爸，你要喝茶吗？”

“不喝，孩子。”那男人说，“我们大家都去睡吧。我今天很高兴。哟，上帝，自从我们搬来这里，我是第一次感到这么高兴。”

“我已经替你铺好床了。”那姑娘说。

“好，”他说，“我上楼去。”

那男人站在男孩床边，犹疑了一会儿，突然伸出一只手，一只硕大的、古铜色的、颤抖的手。他把手伸给男孩，脸上流露出一种复杂的微笑。男孩握着这只大手，把脸埋进去。然后那男人走近伦娜，把手搭在她的肩上。他立刻觉察出：伦娜在微微发抖。他感觉到她的期望中夹杂着恐惧。这时，他微笑了，出乎意料地充满着自信。两人上楼了。

2

交通艇停了马达在江心漂泊着，靠不了岸，因为全部栈桥都给封锁了。警察在栈桥周围划定了一个很大的四方形警戒区，行人不准通过。这些警察都是经过挑选的。他们长着金黄色的头发，情绪饱满，态度友好，而且穿着清一色的新制服。许多行人在他们背后挤来挤去。有些人还询问他们发生了什么事。警察不厌其烦地一一解答，还指着那铺在栈桥上的红色棕毛地毯和那艘豪华、舒适的政府大游艇给行人看。这艘大游艇停泊在栈桥旁，拴得牢牢的。大游艇漆得象雪一样白。它每次出航都是运载一些显赫人物，所以其它船自然只得在江心等候了。

那男人认出他要乘坐的交通艇还在江心漂泊。交通艇要等到大游艇启航后才能泊岸。他

还有时间，不用急。他摸了摸上衣口袋里的潜水员证。潜水员证和录用证、工资税收卡一起放在信封里。信封旁边还放着香烟盒。当他的手指触到旧信封时，他便想起把潜水员证交出去时的情景：他交给办公室的女秘书，那位女秘书还算友好，但表情冷漠。她抄下出生日期，没有提出任何疑问，也没有要求他交付其它证明。他递了一支香烟给她，她谢绝了。她在谢绝时的表情同样是既亲切又冷淡。最后，女秘书把他需要的所有证件都交还给他。他向她道谢。女秘书只是微微地点了点头。在她办公桌的上方挂着一块广告牌。这是大报馆为城里举行亲善活动的广告。上面写着：“爱你周围的人！”

那男人和其他的人一起站在警戒线外。在这里聚集着越来越多的人。这些人可算没白等。现在他们饱享了眼福：首先一辆小轿车开来了，车里走出了礼宾司司长。礼宾司司长个子修长，五官端正，眉目清秀，但脸庞瘦削，头发也过早地斑白了。他身穿天蓝色的西服。两个同样穿着讲究的随从陪伴着他。这两个人都是彪形大汉。他们穿着笔挺的西服，走起路来的姿态与礼宾司司长不同。礼宾司司长与随